

雲海玉弓緣

梁羽生著

(四)

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雲海玉弓緣



四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培 基 印 刷 公 司 承 印

香港灣仔船街38號地下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次 (第七集)

第廿五回

兩代求書留海外
一生低首伴娥眉

.....三

第廿六回

識破畫圖尋秘笈
力張強弩奏奇功

.....二九

第廿七回

青鳥未傳雲外訊
玉釵難結再生緣

.....五三

第廿八回

冰宮一覺真成幻
夢境迷離是耶非

.....七九



那怪人大吼一聲，衝到金世遺跟前，掄起獨腳銅人，一招「泰山壓頂」，便劈了下去。



第廿五回

兩代求書留海外 一生低首伴娥眉

厲勝男說道：「喬北溟的故事你是大略知道了，他當年敗在張丹楓劍下，受了重傷，當時的人都以為他已死了，誰知他却逃亡海外，隱居荒島，這個秘密，只有我家知道。所以我家世世代代，都想去尋覓喬北溟所居留過的海島，將他埋在島上的武功秘笈找回來。兩百多年來，一批接着一批，出海尋找，但都如泥牛入海，一去之後，便無消息。經過了許多次後，漸漸便沒有人敢去了。」

「直到六十年前，厲家又有兩個傑出的少年兄弟，一同出海，算起來他們是我的叔祖輩。他們在海上飄流了幾年，終於在這個海島上找到了喬北溟居住過的洞穴遺迹。」

「但是喬北溟的武功秘笈藏在什麼地方，他們仍然沒有找到，他們便在這海島上住下來，將洞穴重新修理，當時他們爲了防備怪獸的侵襲，也爲了防備另外的人找到，便把原來出口的地方堵死，另外開了一條地道，從島上獨一無二的大樹上通出來，這便是咱們現在所走的這條地道了。」

「年復一年，掘遍了喬北溪所住過的洞穴，踏遍了這個海島，都沒有找到武功秘笈，輒限過了十多年，這兩兄弟已從中年而踏入老年了。」

「兩兄弟一想這不是辦法，經過了多次的商議，決定弟弟留下來，哥哥回去報訊，好讓年青的一代，再來尋找。」

「哥哥在回家的海程中，遇過巨鯨翻船，碰過海盜搶劫，遭受了種種險難，這也不必細說了。他在海上又飄流了將近十年，才回到家中。他離家的時候，是個未滿三十歲的少年，回家的時候，已經是個白髮蒼蒼的老翁了。」

他憑着超人的記憶力，繪出了島上的詳圖，在圖上又詳細的註明了洞穴中的各種隱秘。那時我的父親剛剛成年，他聰明過人，武功的造詣更在同輩的兄弟之上。這份地圖便由他收執，他準備在學會航海的技術之後，便繼續祖先的事業，到這海島來找尋武功秘笈，同時也找尋他的叔父。

「不料在我叔祖回來的時候，不知怎的，大約是洩漏了一點風聲，發現了有一兩個隱秘的人物，暗中窺伺我家的舉動。我的父親不敢公然去學航海，於是出海的事情又耽擱下來，不知不覺的又過了將近十年，我的父親也結婚了。」

說到此處，厲勝男突然哭泣起來。

金世遺此時雖已清想到厲勝男和這怪人大有關係，但尚未確定，他對那怪人也就不得不小心提防，生怕厲勝男的哭聲驚動那個怪人，萬一他突然從暗動的地道中出來襲擊，只怕厲勝男未曾把話說明，便會死於非命，急忙安慰她道：「過去已經過去了，有什麼傷心的事情，慢慢和我說吧。」

厲勝男收了眼淚，靠在金世遺的身上，繼續說道：「想不到就在我出生那一年，家中遭受慘禍，一家大小，被孟神通殺得乾乾淨淨，只有我母親逃了出來，我是她的遺腹女，她把復仇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我的身上，從我識字的時候起，她就教我看那張地圖，日看夜看，等到我熟記心中，閉着眼睛也可以畫出來的時候，她就把那張地圖一把燒了。她對我說道：『現在這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知道那海島上的秘密了，地圖已經燒去，只要你閉口不說，今後也不可能有人知道，你要到那海島去訪查你的叔祖，若是他已死了，你就從地道進去，在那洞穴裏住下來，務必要找到喬北溟的武功秘笈，報這血海深仇！』說完了這一番話，不久她也死了，那年我剛好是十七歲。」

「我本來想加入一個海盜幫中，學會航海的本領，但我一個孤身女子，又不方便這樣做，只好在江湖上飄盪，這樣的又過了三幾年，幸而遇見了你，今日才得償心願，來到此間，好了，現去我全部都對你說了，你還有懷疑嗎？」

金世遺心道：「怪不得她未曾到過這個海島，却對這裏的地形如此熟悉！」想到她對自己這樣信賴，禁不住大為感動，說道：「不管前面有什麼險阻，勝男，我一定和你同去。」厲勝男緊握他的雙手，低聲說道：「世遺哥，你對我真好！」

金世遺心中一動，忽地問道：「照你這樣說來，你的叔叔在生的話——」厲勝男說道：「那他就應該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！」金世遺道：「那怪人看來，最多不會超過五十歲……」

厲勝男道：「是呀，所以我不敢認他！」那怪人顯然不是厲勝男的叔叔了，那麼他是誰呢？他又怎知道這個隱秘的所在。因此，金世遺雖然消除了對厲勝男的疑心，却越發覺得事情神秘莫測了！

走了一會，前面發現一個石門，厲勝男道：「再過一會，進了此門，咱們或者就可以弄清真相了。」她雙手正在摸索機關，忽聽得軋軋聲響，那石門自己開了。厲勝男方自大吃一驚，黑暗中「呼」的一聲，一條長鞭突然向她捲來！

金世遺急忙撲了上去，一手執着鞭梢，想不到對方的力道強勁非常，而且在黑暗中突然一鞭飛出，又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，雖然執着鞭梢，却被他的長鞭捲了上身，竟被他曳進了屋內去了。就在這時，但聽得「蓬」的一聲，那石門又再關上，厲勝男竟被關

在門外。

金世遺被那人擋了進去，雖覺他的力道強勁非常，但心臟並無震盪的感覺，立即便知道不是那個怪人，功力雖強，却也未必勝於自己，當下用了千斤壓的功夫，定住身形，解開長鞭，喝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黑暗中只聽得陰惻惻的一聲冷笑道：「我就在這裏，難道你也是瞎了眼睛的麼？」說話的聲音，似是一個老婦人，更奇怪的是，她說的雖然也是陝西口音，但却顯得甚爲生硬，和那怪人又不相同，聽起來非常刺耳。

金世遺定了定神，他進了地道已久，眼睛漸漸習慣，石室裏也有些微光亮，他仔細一瞧，却原來這石室有幾丈深，那老婦人坐在一個角落，靠着牆壁，長髮垂肩，高高的鼻子，眼睛發出綠光，果然不正是中國之人！

事情越來越奇怪了，金世遺怎也料想不到，除了那個怪人之外，又有一個怪人，那老婦人忽地喝道：「你放不放手？」長鞭一抖，兩人功力相若，金世遺把握不住，給她掙脫，長鞭呼呼風響，向他疾掃！

金世遺拔出長劍，叫道：「老前輩，我們此來，並無惡意！」那老婦人那肯聽他分說，一鞭緊似一鞭，金世遺只好出劍抵禦，戰了一會，那老婦人仍是坐在地上使鞭，金

世遺大爲奇怪：「她爲什麼不站起身來？」

那老婦人的鞭法雖然凌厲，但因為是坐在地上，長鞭揮出，主要是威脅金世遺的下三路，不難防禦。金世遺心念一動，用非常快速的身法轉了幾個圈圍，突然停止下來，屏息呼吸，那老婦人似是感到敵人突然消失似的，摸不着方向，打了幾鞭，都沒有打中金世遺，金世遺道：「原來她是個瞎子，怪不得她剛才問我是不是也瞎了眼睛？」

厲勝男還未進來，也不聽見她在外面呼喊，金世遺心想，要不是那石門另有機關，就是厲勝男在外面遇險了，不由得他大爲着急，就在這時，那老婦人霍地一鞭，打到了他的眼前，原來瞎子的聽覺特別靈敏，這時已聽出了金世遺呼吸的聲音。金世遺叫道：「我毫無惡意，你何必苦苦相逼？」

那老婦人冷冷說道：「那你來這裏做什麼？」金世遺道：「來探訪一位朋友。」那老婦人「哼」了一聲，道：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金世遺道：「正要請教。」那老婦人冷笑道：「你連我也不知，還敢到這裏來？你那裏是探訪甚麼朋友，我瞧你是爲了喬北溟的武功秘笈來的吧？」金世遺道：「不錯，但想要武功秘笈的却不是我，我只是陪正主兒來的。」正想說出厲勝男的名字，並試探這老婦人和厲家有沒有關係，那知話說未完，那老婦人已是暴怒如雷，大聲喝道：「我早知道你不是好東西，你入了此門，斷不

能讓你再活着出去！」長鞭揮動，不由分說，立即又是狂風暴雨般的襲來！

金世遺心想：「這事情一時之間也說不清楚。只好將她制服了再說。」那老婦人的武功甚強，但吃虧在雙目失明，且又半身癱瘓，不能行動，金世遺以快捷無倫的身法，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教她摸不着進攻的方向，不久就攻進內圈，與那老婦人的距離已經不到一丈。

那老婦人驀地一聲長嘯，隨即聽到金毛猿的吼聲，金世遺吃了一驚，老婦人再加上金毛猿，那可不容易對付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轉眼間金毛猿已撲了進來，金世遺長劍一揮，正待迎敵，說也奇怪，那金毛猿忽然伏了下來，吼聲也停止了。原來那金毛猿認出了金世遺，那一天金世遺本來可以殺牠而不殺牠，金毛猿甚有靈性，認出了金世遺便不願意去傷害他了。

那老婦人喝道：「畜牲，快去咬死他！」那金毛猿嗚嗚的叫了兩聲，非但不咬金世遺，反而夾着尾巴走開了，金世遺笑道：「你瞧，金毛猿這麼兇都願意和我做朋友，你為什麼不肯和我好好的談一談？」那老婦人聽到了他的聲音，立即一鞭掃來，金世遺凌空躍起，那老婦人坐在地，長鞭不能打到上空，金世遺的輕功已差不多到了爐火純青之境，這一躍起，有如風飄柳絮，無聲無息，那老婦人失了方向，長鞭亂打圈圈，金世遺

在半空中一轉身形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倏地摸了下來，在那老婦人的脈門一拂，劈手就奪去了她的長鞭。正想再點她的穴道，驀然感覺一股極強勁的力道推來，金世遺遍體生寒，急忙一個筋斗倒翻出去，只聽得那怪人的聲音問道：「媽，你怎麼啦？」那老婦人道：「差點兒給他打死了。這小子欺侮我，你替我把他殺掉！」說到「殺掉」二字，聲音冷峻得令人肌膚起粟！

那怪人大吼一聲，掄起一件黃澄澄的兵器，倏的就衝到了金世遺跟前，一招「泰山壓頂」，便砸了下來！

金世遺吃了一驚，「這傢伙竟會使用獨腳銅人！」原來獨腳銅人是最難使用的兵器，它份量沉重，可以當作銅棍，又可以當作盾牌，這還不算，真正懂得使用銅人的高手，還可以拿來點穴，本來重兵器的缺點就是不夠靈活，因此能用銅人點穴的人，內功輕功都非有極深的造詣不可，那才能舉重若輕，得心應手。金世遺在江湖上闖盪以來，還是第一次碰上這種奇門兵器。

銅人份量已夠沉重，加上了那怪人的神力，更是銳不可當！金世遺以輕靈俊巧的上乘劍法，霎那之間，向他接連攻出十數劍，但聽得一片金鐵交鳴之聲，震得耳鼓嗡嗡作響，但覺對方的內力，波浪一般連綿不斷的傳來，金世遺的一條胳膊竟然有了麻痺之

感！金世遺以這樣快速輕靈的劍法，本來就是估計到對方的功力比自己深厚，因此才避免和他硬碰硬接的，那知他的劍招雖若蜻蜓點水，一掠即過，但仍然受到了震動！

金世遺叫道：「請讓我把話說清楚了，再動手如何？」那怪人喝道：「你偷入地道，說什麼我也不能饒你！」他口中說話，手底却是絲毫不緩，銅人一送，突然開動了機括，銅人的十隻手指忽地活動起來，同時點金世遺十處穴道，金世遺被迫得連連後退，那裏還能夠分心說話？

金世遺使出了渾身本領，拼死抵禦，心中想道：「原來這個異國婦人乃是他的母親，那麼更可以斷定他不是厲勝男的叔祖了。不知他們兩母子又是怎樣來到這海島的？」還有一樣奇怪的是，兒子的功力比母親高得多，若是家傳的武功，照理不該如此。

以金世遺的本領，那怪人若是徒手攻擊的話，他用劍抵禦，大約可以拼到一百多招，現在抵禦他的獨腳銅人，不到五十招便已感到難以對付。

過了一會，又發生了一件奇怪的現象，金世遺的長劍漸漸變得其冷如冰，而且那股陰寒之氣竟然從劍柄傳入他的掌心！原來這怪人所練的修羅陰煞功雖然稍稍不及孟神通，但他「隔物傳功」的本領，却比孟神通高出了一倍還不止，金世遺心頭一涼：「想不到我竟會糊裏糊塗的喪身此地！」

金世遺拼死支撐，渾身發冷，但却汗如雨下，正在非常危險的時候，忽地石窟中透進一絲光亮，腳步聲從裏面傳出來，那怪人呆了一呆，放開了金世遺轉身便跑。那老婦人喝道：「你是誰？怎麼能夠從裏面跑出來？」就在這時，只見厲勝男已把那怪人攔着。原來這石門被那老婦人從裏面關上之後，厲勝男找到另一條通路，繞到石窟的後門進來，她在石窟裏發現許多與厲家有關係的事物，已經可以確定這怪人是誰了。

厲勝男叫道：「我的仲子叔祖呢？你們是什麼人，為什麼佔據他的洞？」那老婦人驚駭之極，叫道：「什麼，你叫誰作叔祖？」厲勝男道：「我是抗天先祖的第十一代女孫，厲仲子正是我的叔祖！」那老婦人道：「那麼，你，你是我們的親人了，仲子是我的丈夫，盼歸是他的兒子！」

那怪人抛下了銅人，神情甚是尷尬，厲勝男道：「叔叔，你還不肯認我嗎？你可以再看清楚我這面金牌！」那怪人怪不好意思的說道：「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姪女，那一天，那一天……」厲勝男道：「我也不知叔祖在這裏留有後裔，彼此都不知，不必提了。」原來在五十多年之前一同到這海島的兩兄弟，大哥名叫厲伯子，弟弟名叫厲仲子，厲仲子留在島上，年復一年，始終沒有找到喬北溟的武功秘笈，但他要遵守與哥哥的約定，等待厲家的後人來找他，所以他雖然在這海島上寂寞得要發瘋，却到死也不敢離

開。在他五十多歲的某一年，有一隻海船經過，遇到風浪，觸礁沉沒，他救起了一個阿拉伯少女，強迫他成了親，第二年生了一個兒子，因為他非常盼望能夠重回故土，所以把兒子取名「盼歸」，這阿拉伯少女是絲毫不懂武功的，做了厲仲子的妻子後，才開始習武，許多種上乘的武功，須要在幼年的時候就開始鍛鍊，因此她的武功反而遠遠不及兒子。

厲伯子和他的弟弟仲子，大家都有一件相同飾物，那是刻有厲家標誌（他們先祖厲抗天遺像）的一面小金牌。厲伯子和弟弟分手的時候，爲了怕將來萬一有人知道這個秘密，假冒厲家的後人前來，所以兩兄弟便約好，厲伯子若是能夠回到老家，便把那面金牌交給將來要到海島的家人，免得誤認。

厲仲子活到八十歲才死，臨死之前，把一切前因後果都告訴了兒子，吩咐他一定要守在這個島上，等候家人來找他們，厲盼歸等了一年又一年，父親已死了十多年了，不但盼不到厲家的人，連一條船都沒有經過，晃眼他也有四十多歲了，這時他更焦急於我找不到妻子，生怕自己死後，後繼無人，父子兩代在這海島株守的苦心，都要付之流水。因此，那天他與金世遺惡戰之時，發現了厲勝男是個女子，才會那樣歡喜如狂，立即捨棄了金世遺而將厲勝男捉獲，那知一捉到手中，却發現了頸上懸着的黃金牌，不由